

《披云》——披云而来，穿越东西与古今

孟令晨古琴专辑

“披云”，这个名字取自嵇康的《琴赋》。传说神仙王乔听到琴声，披着云雾从天而降。我想，这大概是古琴最动人的地方：它的声音太好听了，好听到可以打动仙人，穿越层层云雾，来到人间。

2024年，对我而言，是特别的一年。是我来到法国的第十年，也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，更是我与古琴相伴的第二十一年。古琴像一位忠诚的老友，一直陪伴着我。

琴音里的故事

2003年的夏天，我开始跟随广陵派的琴家徐永老师学琴。那时找到一位古琴老师极其不易，我很幸运，遇到了和善耐心的徐老师。于是《酒狂》和《醉渔唱晚》成了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当时的我，对古琴几乎一无所知，只知道琴音让人安静。《酒狂》里的阮籍似狂放不羁，然而琴声却温柔得像流水，带着一种旷达与从容；而《醉渔唱晚》，则像一幅画，醉后的渔人随性哼着歌，水天一色，那份自在洒脱，成了我对古琴最初的印象。

后来我去北京读大学，成为北师大松风琴社的社长，琴社的指导老师贾建军先生教了我《龙朔操》。这首曲子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它让我与陈长林老师结缘。从那以后，古琴不再只是声音和技巧，而变成了一扇门，带我走进一个更深邃广阔的世界。

2013年底，我随陈老师到台北教学，并在师生音乐会上演奏了《离骚》。多么神奇，通过琴弦的震动，我们真的可以让古老的旋律在另一个时空响起，真可谓“爱此千年器，如见古人面”。每次再弹起这首曲子，我都仿佛能闻到秋兰和杜蘅的味道，诉说着千年的执念与孤独，又想起十年前台北潮湿的空气，和如今远隔万里却仍然一直支持我事业的可爱的陈老师。

2018年，我在巴黎市政府注册成立了巴黎古琴协会，这是法国第一个注册的专业古琴协会。琴社的中文名字“松籁”，是陈长林老师为我取的。他给了我三个解释：其一，“松籁”本就形容古琴的声音如万籁松涛，悠远深沉；其二，因为我

曾在北师大的松风琴社做出一点小小成绩，与“松”字颇有渊源；其三，因为朋友们都叫我“小松鼠”，后来陈老师发现了这个外号。有一年生日，陈老师在一把扇子上写了一首《咏小松鼠》送给我：“家在清香绿树中，敏捷机灵又耳聪。巧破坚壳尝佳果，琴声悠悠来松风。”

法国并没有古琴的天然土壤，对我来说，一切在国外从零开始也并不容易，但是这些年每每遇到困境，我都想着“巧破坚壳”这句鼓励，从认识陈老师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觉得，哪怕这一生，遇到再不快乐的事，都可以被这份幸运和幸福挡住，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
如今的时局有时会让人感到担忧，但我想，陈老师出生于1932年，那时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。他经历过一个多么波澜壮阔的时代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在科技和古琴这两个领域取得了顶尖的成就。如果在那样的动荡岁月里，陈老师尚能坚持追求理想，我们当下又有什么理由放任生活呢？

这张专辑里，一首《洞庭秋思》，一首《归去来辞》，是成公亮先生的版本，以此纪念一次特别的回忆。2013年，我在国家图书馆讲座组实习，当时组里策划了古琴名家系列讲座，其中就请了成公亮先生，我当时步行去国图的宾馆接成先生去讲座现场，老先生一个人抱着一张琴从电梯上下来，我就问他，需不需要我帮他拿着琴，先生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把琴交给了我，到了会场，成先生开始准备他的电脑播放讲义，我不知深浅，帮他打开琴盒将琴取出准备放到琴桌上，从琴囊把琴抽出来的一瞬间，台下的观众们发出了倒吸一口气的声音，我才发现，手里是成先生那张“秋籁”，大唐开元三年李晋制，那是公元715年。整个过程，成先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小心。讲座结束，我说您难得来北京，能不能去北师大跟琴社的学生们见见面，成老师说好，第二天又拎着这张“秋籁”来了，我们可以任意触摸，他说，琴就给人弹的，放着就可惜了。

琴声无国界

古琴是一种奇妙的文化存在，它让我从未因文化融入而烦恼。古琴让我非常确认，我生来就是中国人，我走到哪里，就把古琴带到哪里。来到法国后，我去理解和感受法国文化，但从未担心自己无法成为“本土文化人”。相反，古琴让法国

人向我靠拢。那些可爱的法国学生，因为喜欢古琴而学习汉字，追中国的电视剧，爱上中餐，甚至飞去中国，去亲身感受这个文化的根源。

这些年，我也尝试了许多音乐上的跨界合作，大提琴、小提琴、巴洛克长笛、乌德琴，以及各种奇妙音色的打击乐器。古琴也想不到，自己这么大岁数了，居然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。

1776年，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从中国寄回了一张琴，并撰写了《中国古今音乐篇》，首次将古琴介绍给西方，这是古琴与法国最早的缘分。而到了1950年代，全中国能弹琴的人不过百人。如今，我在法国的十年，教授过的学生，早已不止百人。古琴的种子在异国他乡发芽，知音未绝。

披云而行

古琴的世界辽远而深邃，古老的琴谱和琴书就像一个个宝藏，让每个琴人一生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

我将这张专辑命名为“披云”，是因为古琴对我来说，正像王乔披云而来，带着天地间最纯净的声音，落入人间。而我们这些琴人，拨开浮云，追寻琴音的本真，也在追寻自己内心的答案。

这张专辑，我用了一张马维衡老师的丝弦琴“披云”，一张项阳老师的钢弦琴“一弹月”，这两张琴性格不同，音色不同，但都来自我的家乡江苏。

愿《披云》的琴声，能带你走进古琴的世界，感受它的辽远与深情，也愿这份千年的文化，能在更多人的心里生根发芽。

琴音袅袅，披云而来，无论东西，愿你我皆成知音。

孟令晨 2024年11月于巴黎